



MG
K928.62
1



3 2338 6623 9

樓蘭鄯善問題

馮承鈞

樓蘭鄯善問題，我前年在天津人民日報中曾經發表了一篇小小研究；不幸印刷太壞，不能將我的意思完全表出，現在將他重再提出。然而我要預先聲明，我這篇研究祇算法國人所稱呼的「面壁與地學家 *geographie en chambre* 的假定，還要等待實地探考的學者證明，不能保我不錯。

考證西域古國今地，往往一件簡單問題，變成極複雜的問題，樓蘭就是一例。樓蘭疆域有多大？都城在何處？現在假定雖有幾說，尚無定讞。我以為樓蘭或鄯善的境界，東近陽關，南接古之婼羌，西盡巴什什里 *Vash shanli*，北邊移民也會到過哈密閩展，他的都城就在現哈密縣治。這篇研究，就是證明我這一說的。

漢書卷九十六上云：「鄯善國本名樓蘭，王治扞泥城，去陽關千六百里」。西北去都護治所（昔烏壘今輪臺縣治布古爾）千七百八十里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，西北至障師千八百九十里。元鳳四年，（紀元前七七年）傅介子刺殺樓蘭王，「乃立尉屠耆為王，更名其國為鄯善」。「王自謂天子曰，身在漢久，今歸單弱，而前王有子在，恐為所殺；國中有伊循城，其地肥美，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。於是漢遣司馬一人，吏士四千人，田伊循以填撫之，其後更置都尉，伊循官置始此矣。鄯善當漢道，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。」

漢書的車師，史記卷一三三大宛列傳作尉師，此處所指的當然是王治交河城（今雅爾和屯 Yarkhoto）的車師前國，山國三國志卷三十魏略西域傳作山王國，水經注卷二作舉山國，前漢書注師古曰：「此國山居，故名山國。」核以方望，應在今庫魯克塔克 Kumuktag 山西部，且末後別有說。前漢書既說樓蘭在前七七年時改名鄯善，所改的當然是國名，同唐代改拔汗那 Faraḥāna 爲摩達國，改史國 Kesh 爲來威國（新唐書卷二二一下）的例子一樣，並未別建都城，尉屠耆所治的，當然仍是汴泥城，汴泥究竟在何處，漢書未說，水經注在說今羅布泊 Lop nor 南。

水經注卷二：「其水（且末水）今庫爾成河（Charchan daria）東注澤，（鹽澤一名蒲昌海，今羅布泊）。澤在樓蘭國北，汴泥城謂之東放城，去陽關千六百里，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，至舉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，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」。

水經注所誌的道里，同漢書一樣，不過有兩條新材料，一條是「澤在樓蘭國北」，一條是「汴泥城謂之東放城」。史書中的「國」，大致指國都，澤在樓蘭國北，就是說在樓蘭國都城北，這個都城既然名東放城，可見西方必定有一個西新城，北條可與後引的唐代史料相參證。水經注這部書，訛字錯簡太多，有時幾難句讀；不過他是六世紀初年的作品，其可貴者在此。現在再取七八世紀的著作來作參證。

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云：「從此（觀貨邏 Mihara）故國（東行六百餘里，至折摩歇那故國，即沮末地也，城郭歸然，人烟斷絕，復此東北行千餘里，至納縛波故國，即樓蘭地也。」

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，所誌文畧異，而內容則同。折摩歇那曾經有人還原爲 Chimatana，後經新疆出土的文件，證明是不錯，梵語寫法同于圖語寫法大概是這樣，漢代且末一名大概是出於此。納縛波有人還原爲

Navapa 還原的方法雖不錯，可是現在尙未見有證實他的文件；法國沙曉 B. Carvannes 見此名中有 Navpa，曾經把他誤作新唐書地理志中之新城（見河內遠東法國學校校刊 B. E. F. P. O. 卷三，宋雲行紀箋註），其實新城還在納縛波之西且末之東；西域記的靛貨邏故國，經斯坦因 S. G. 考查，在現在的干闥且末兩縣之間，今名安得爾 Endere，新疆東南部有吐火羅種所建之國，這是一種很可注意的事情，可惜還無人注意及此。漢之且末與忸泥相距七百二十里，西域記折摩馱耶與納縛波相距千餘里，初視之，好像古地非今地，其實不然，從前人的行紀所誌道里，不是有準的，同一路程兩行紀中常不一律；現在姑將西域記所記的里數。與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賈耽所記的同一路程里數，拿來比較。玄奘自奔那伐囉那 (Pundaravāna) 至迦摩波 (Kamrupa) 九百里，賈耽所誌自迦摩波 (Kamrupa) 至奔那伐囉那 (Pundaravāna) 六百里，賈耽路程少於玄奘路程三分之一，（此外還有他例，此處姑舉一種）可見玄奘的道里，比別人短，所以比別人多，拿九百與六百比，同千餘里與七百二十里之比，同是超出三分之一，則其不足爲忸泥且末即是納縛波和折摩馱那考訂之障礙矣。

以前所引諸文，還未說到伊循，伊循他書也有作伊循者，古籍中循循婆娑等字互相錯用的例子頗不少見，現在還無法證明此城是伊循或是伊循。唐代有三種史料，對於伊循特有說明；一種是斯坦因先在敦煌所得的一部沙州都督府圖經寫本；一種是伯希和 (Pelliot) 後在敦煌所得的八八六年沙州都督府圖經寫本；一種是賈耽所撰的入四夷道里述，原書已佚，此文幸尙爲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所保存。現在把他分別列舉於後：

斯坦因本沙州都督府圖經云：「鄯善之東一百八十里有屯城，即漢之伊循。」

伯希和本云：「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，鄯善質子尉屠耆歸單弱，請天子，國中有伊循城，城肥美，願遣

一將屯田積穀，得依其威重，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依脩以鎮之，即此城是也。胡以西有鄯善大城，遂爲小鄯善，今屯城也。」後云：「古屯城在屯城西北」。

沙州圖經的新材料，則說石城鎮同鄯善城在同一地方，又說伊脩城胡名小鄯善。

斯坦因本云：「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，去上都（長安）六千一百里，本漢樓蘭國；漢書西域傳云：地沙鹵，少田，田玉，傅介子既殺其王，漢立其地更名鄯善國，置鄯善鎮，隋亂其城遂廢。貞觀中（六二七至六四九），康國大首領康麗典東來居此城，胡人隨之，因成聚落，亦曰典合城；其城四面皆是沙漠，上元二年（六七五）改爲石城鎮，隸沙州。」

伯希和本云：「鄯善城周迴一千六百四十步，西去石城鎮二十步，漢鄯善城，見今摧壞。」

右舉圖經關於鄯善之文，可知鄯善，除石城鎮一名外，尚有窈利語之典合城一名，古鄯善城就在今城東二十步，衡以斯例，古屯城必在屯城西北不遠。

斯坦因本云：「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四十里，康麗典之居鄯善，先修此城，因名新城，漢（疑爲胡之訛）爲弩之城。」

此新城似是康麗典重新修繕之城，不是開始建築之城，觀水經注東故城一名，可以知之。除後漢書西域傳補註說，東故城是對伊脩而言，是錯誤的，因爲伊脩在東故城之東。

伯希和本云：「潘仙鎮，故且末國也。」（沮末河河源從南山大谷口出，其源去鎮城五百里，經且末城下過，因以爲名。）又云：「蒲昌海在石城鎮東北三百二十里，其海周廣四百里。」

前一文中的新證，證明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二十里，又證明且末在且末河旁。

新唐書地理志所誌賈耽入四夷道里云：「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，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，漢伊循城也；又西八十里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，亦名鄯善；在蒲昌海南三百里，康輿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，又西二百里至新城，亦謂之弩支城，鮑興所築；又西經特勒井，渡且末河，五百里至播仙鎮，故且末城也。」

右文顯有脫誤，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，核以圖經之文，應作一百八十里；七屯城應是古屯城之訛，「蒲昌海南三百里」似應作蒲昌海南三百里；「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」，應是且末河源去鎮五百里，非渡河五百里至播仙鎮也。觀圖經與賈耽之文，皆說鄯善在蒲昌海之南或西南，足見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一語並非錯簡。

綜合唐代的證據，皆說當時的鄯善就是古時的樓蘭。此外唐人所修的史書，周書異域傳同北史西域傳皆云：「鄯善國都汙泥城古樓蘭國也。」

還有許多旁證，不過太簡畧，不能拿他來證明樓蘭的方位；此處姑引兩條，以見一般：

法顯傳云：從敦煌行十七日，計可千五百里，得到鄯善國。「復西北行十五日，到僞夷國。」

法顯是從三九九年出發，他的路程同別人不同，僞夷應是僧傳中的烏耆，也就是史傳裡焉耆。

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紀云：「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，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，今城內主要是吐谷渾第二息，摩西將軍，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，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。」宋雲等是五一八年出發的，他所經行的路程是假道青海到鄯善。行紀中之左末城應是且末，他的里數比玄奘更多，可見諸行紀中之「里」，

是無標準的。

現在把從前所引諸文中的地名綜合起來，就不難知道他的今地所在了。下面這個表是由近及遠的，從賈耽一直到上溯到漢書：

賈耽	七屯城	石城鎮	弩支新城	播仙鎮
圖經	屯城 小鄯善	典合城 大鄯善	弩之新城	播仙鎮
玄奘		納縛波	折摩馱那	
水經注	伊循城	伊泥城 東故城		
宋		鄯善城	左末城	
雲法顯		鄯善國		
漢書	伊循	伊泥	且末	

右表所列的地名，是自東至西，我們再把斯坦因新撰的 Innermost Asia 所附的地圖對照一下，對照的結果如下。伊循是今之彌勒 (Miran)。伊泥可當今之哈密縣治卡克里克 (Charkilik)。新城可當今之巴什什里 (Vash-shahri)。且末可當今之且末縣治車爾成 (Charchan)。

從上述的考證結果看起來，樓閣都城即是鄯善都城，其城在羅布泊南北三百餘里；可是有幾種異說不能不糾駁

一下。

二十多年前，瑞典學者斯芬赫定（Sven Hedin）。在羅布泊北發現了一座古城，並發現了許多魏末晉初的木簡，城在格林威線北緯四十度三十分東經八十九度四十五分之間。後來斯坦因又在其地發現了好幾個城，得了不少材料，並在寫本之上發現了一個 Corina 名稱，曾假定是樓蘭的對音；就算是對音不錯，也不能說發現地名的地方便是樓蘭；若是僅有這一說，力量也不算大。不料中國載籍裡面，也有幫他證明之文，考漢書西域地道祇有南道，到了三世紀魚豢撰魏畧之時，又成三道，旁證的材料就在魏略之中，其文如左：

三國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畧西戎傳云：『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，前有二道，今有三道：從玉門關西出，經隋，轉西越葱嶺，經懸度，入大月氏，為南道；從玉門關西出，發都護井，回三隴沙北頭，經居盧倉，從沙西轉西北，過龍堆，到故樓蘭，轉西詣龜茲，至葱嶺，為中道；從玉門關西北出，經橫坑，辟三龍沙及龍堆，出五龍北，到車師界戍已校所治高昌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西道。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，今故略說，南道西行且志國，小宛國，精絕國，樓蘭國，皆並屬鄯善也。』

魏畧的記載，有可以注意的兩點，中道別有「故樓蘭」，南道鄯善所屬又有一樓蘭國。這樣看來，樓蘭鄯善好像是二國了。所以沙畧曾經假定紀元前七七年樓蘭改名鄯善之時，便遷都了。（見通報一九〇五年刊魏畧西戎傳箋註）這一說完全是未細勘史文的錯誤。魏畧中的且志國，是且末之誤，沙畧的改正是不錯的。不過南道中的樓蘭國三字，怕是衍文。何以見得呢？魏畧列舉國名的次序，是按照漢書的，看他的後文「成盧國，甘肅國，渠勒國，波宛（應作山）國，皆並屬于闐」一段，可以知之。漢書精絕或盧二國中間，並未列舉他國，想是魚豢因樓蘭鄯善兩

個國名，誤把樓蘭加在裡面；就算是別有一個樓蘭國，也不應該列在精絕國之後。漢書說精絕國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，西通杆彌四百六十里，杆彌大概在今于闐縣治之北 *Umsai* 地方，則精絕國似在哈喇木倫同尼雅兩河之間。我們要是盡信魏略，豈不要把這個樓蘭國位置於尼雅同克里雅兩河之間嗎，這當然是不對的。剩下來中道的故樓蘭，這個樓蘭上加故字，下無國字，我想所指必是樓蘭之一舊城，不是樓蘭國都。

鄯善選都之說，可以拿水經注來附會，卷二伊循條下又說，「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，治伊循城，故樓蘭之地也。」看這一條，好像伊循是鄯善國的都城，但是我覺得水經注此處必有脫訛。縱然不誤，也祇能假定鄯善都城六世紀初年在伊循，而不能證明五百多年前的樓蘭選都。

由此看來，魏略的記載不能補助赫定羅布泊北樓蘭國一說了。除此以外，我想祇有把陵谷變遷的話來搪塞，這一說表面上似乎可以主張。史記卷一三三大宛列傳云，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，臨鹽澤」，姑師就是車師，車師前部王治交河；交河就是今吐魯番縣治西之雅爾和屯，（西域水道紀作雅爾湖）鹽澤就是羅布泊，似乎古時羅布泊在北方了。其實臨鹽澤的話，是指車師國境，不是指交河都城。當時車師國境，可以南抵鹽澤，鄯善移民亦曾北至伊吾，我們不能因此說鹽澤在哈密附近。羅布泊遷徙是或有的事，證以鄯善在蒲昌海南或西南之文，與現在諾寇縣治之方位，可以推之。然陵谷變遷不能如是之遠。

考漢時樓蘭境界，北接匈奴。匈奴在西域佔的地方，據後漢書卷一一八說，「北游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，專制西域，共爲寇鈔」。蒲類應指昔之蒲類海，今之巴里坤湖（Barin Koi）。秦海李賢注謂：「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」，是錯誤的。核以前漢書卷九十六下車師後國下，「焉耆國近匈奴」一語，秦海應指今焉耆縣之博斯騰湖

。(Bosung 今地圖作 Bagratid) 因為匈奴西邊還有烏孫。何以知道樓蘭與匈奴接壤，可以下文證之。

前漢書卷九十六上鄯善條云：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，甘心欲通大宛諸國，使者相望於道，一歲中多至十餘輩，樓蘭姑師當道苦之，攻劫漢使王恢等。又數為匈奴耳目，令其兵遮漢使，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，兵弱易擊。於是武帝遣從驃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，王恢數為樓蘭所苦，上令依佐破奴將兵，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，虜樓蘭王，遂破姑師，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。還封破奴為從野侯，恢為浞侯，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。樓蘭既降服貢獻，匈奴聞，發兵擊之，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，一子質漢。後貳師軍擊大宛，匈奴欲遮之，貳師兵盛，不敢當；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，欲絕勿通。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，捕得生口，知狀以聞。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，將詣闕，簿責王。對曰，小國在大國間，不兩屬無以自安，願徙國入居漢地。上直其言，遣歸國，亦因使候伺匈奴，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。」

右文說：「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，遂破姑師」。可見虜樓蘭王之地，不在羅布泊南，而在吐魯番東之一地。又云：「小國在大國間，不兩屬無以自安」，當時樓蘭國境，設若僅限於羅布泊南，此語則不可解；若是其地近匈奴，而抵哈密關展一帶，則不難解之；可以取證於下引諸文也。

元和郡縣志卷四十四云：納職縣（貞觀四年（六三〇）置，其城鄯善人所立，胡謂鄯善為納職，因名縣焉。」又云：「東北至伊州（哈密）一百二十里。」

舊唐書卷四十伊吾下云：「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，隋始於波伊吾屯城之東築城為伊吾郡，隋末為戎所據，貞觀四年款附，置西伊州治於此。」又納職下云：「貞觀四年，於鄯善胡所築之城，置納職縣。」

新書卷四十伊州納職下云：「貞觀四年，以鄯善故城置。」

觀上引諸文，可見從四世紀末年起，鄯善的領地已經到了哈密。可是有一異說。

八六六年寫沙州圖經云：「納職縣東去州一百二十里。」右唐初有土人鄯伏施，屬東突厥，以徵稅繁重，率城人入質奔鄯善，至并吐願居住，歷焉耆，又投高昌，（哈喇和卓）不安而歸；胡人呼鄯善爲納職，既從鄯善而歸，遂以爲號耳。」

圖經之文似以納職名稱之起源在唐初，不過要注意的，「土人鄯伏施」五字，既然是土人，必是居於本地之人。既然以鄯爲姓同當時歸化中國的蕃胡以國爲姓之例正合，可見其是鄯善人。雖有圖經之文，我仍取舊唐書「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」一說，我以爲鄯善戎在漢晉時早已到了此地。現在再將納職的名稱考究一下。

元和郡縣志同沙州圖經皆說胡謂鄯善爲納職，可見納職是個譯名，本於何種胡語，這就很難說了。鄯善國除開假定原有的土著之外，還有吐火羅人康國人吐谷康人吐蕃人同其他種種「胡」人。在西域的語言尙未研究整理告一段落以前，我們不敢斷定他屬於何種。不過我們知道納職唐人讀法等若 *Empok* 而已。他的方位既在哈密西南或西一百二十里，我想祇拉布楚克 *Lapchuk* 一地可以當之。楚克 (*chuk*) 是突厥語的接尾詞，斷疆現在的地名，用的不少。比方：巴爾楚克 (*Barchuk*) 此言有虎地，現今的巴楚縣治，雖然在瑪喇爾巴什 (*Marat Bashi*)，可是用的是巴爾楚克的省稱。額爾楚克 (*Shorchuk*)，今屬焉耆縣，此言有硝地。拉布楚克 (*Lapchuk*)，拉布無義。

由拉布 (*Lap*) 我就聯想到羅布 (*Lop*) 來了。我想樓蘭鄯善與羅布泊的名稱很有關係，不是拿國名作湖名，便是拿湖名作國名。水經注卷二引釋氏西域記名羅布泊爲牢蘭海，這個牢蘭與樓蘭，恐怕也是同名異譯。吐蕃語，

別言之西廢語，名羅布泊爲 *Nob*，名大鄯善城爲 *Nob-chen*，名小鄯善城爲 *Nob-chung*，國與湖名同一稱呼。西域人的譯法，向來是雜亂的，可見羅布泊原來的發音用 *u*，後來一轉而爲「這樣看起來 *Up, Lop, Nob*」諸名，都是指的是羅布泊或鄯善國。唐朝的納職 *Nobuk* 是 *u* 字發音還未變作「字發音時的對音，也是指的是鄯善，*-chi* 或者也是同一 *-chik* 一樣的接尾詞。

以前所說的，無非證明樓閣鄯善的北界很遠，而他的都城好像始終在羅布泊南；不能因爲在泊北發現了一座古城，便來翻案。又況泊北的樓閣鄯善人的居地不止一處，設若有人到拉布楚克去發掘，也許得着不少的史料。魏畧同水經生的記載必有訛文錯簡，這個弊病得鈔一兩千年的古書，皆恐難免。試再舉一個例子來說：魏略中有阿蘭國，又有柳國，後漢書西域傳將這兩國合成一國，又把柳字寫成聊字，一變而爲「阿蘭聊」；這類錯誤非互相對勘，不能明白。我們不能拿古書中的一點異文孤證，便把他奉作金科玉律。我此次檢尋材料，發現了幾個古書傳寫印刷的錯誤，還有許多與本文無涉的，其中有一條與本文略微有點關係，姑把他附誌於此，以殿此文。

羅布泊昔亦名蒲昌海，（括地志中還有幾個別名）我就聯想到蒲昌縣，先把新唐書地理志檢出一看。註云：「本隸庭州，後來屬，西有七屯城，弩支城，有石城鎮潘仙鎮」，這一段註子，使我迷離不明。庭州在今遠縣治北二十里，蒲昌縣既隸庭州，應該在博克達（*Bogda*）山之北，那裡來的這些鄯善國的地名。後把舊唐書地理志檢出一看，纔曉得唐時的蒲昌縣在昔蒲類海，今巴里坤湖之西北。修新唐書的人把蒲昌縣同蒲昌海混而爲一，又把曹統的入四夷道里的幾個鄯善地名牽合附誌於後，所以有這樣不明地理的成績。地理志中既然有這樣的缺點，四裔傳可以類推。所以我們讀史書的四裔傳，尤其是北史新唐書明史的四裔傳，必須要特別注意。

此稿付校後，我又查出現在鄆善縣的土名關展，就是昔之蒲昌的今讀，唐時的蒲昌縣治恐在此處。

